

民初美男子

汪精衛的艷遇

(下)

●王 祿

紅粉知己遽然凋謝

自此以後，方君瑛似乎不能自持地和汪精衛成雙成對地到處遊玩，也不怕遭人非議，當陳璧君從美國返國後，一場風波爆發了。

陳璧君從美國回來便醋勁大發，責問汪精衛今後如何打算，並要和他一起去見孫中山，讓孫中山評個公道。

隨後跑到學校在大庭廣眾下，對方君瑛冷嘲熱諷，使她難以忍受。她萬分悲痛地跑回房裏。當夜，方君瑛思前想後，爲了表白自己的清白與尊嚴，也爲了斬斷汪精衛對她的深情，只有一死才能明志。當夜她就懸樑自盡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曾醒首先發現，痛不欲生，汪精衛聞訊也趕到現場，將屍體抱起放在床上，痛哭不已，連連捶胸，大叫：「是我辜負了君瑛！」

陳璧君聞訊也趕來，愧悔交加地走到君瑛屍體前，放聲大哭說道：「君瑛，是我害死了你，我一時氣憤，說話傷害了你，使你尋此短見，我真罪該萬死！」

汪精衛看到陳璧君，憤憤地說：「你應該慚愧，陪她去死！」

陳璧君此時，即使有千般委曲，也不好申辯。曾醒連忙替他們打圓場：「人死不能復生，四哥還是趕快商量辦理後事吧。」

喪事辦得簡單肅穆，汪精衛親撰挽聯一付，以表他的情懷：

紅顏知己，曠代難逢，可憐魔劫重重，萬古和流新血淚。

白日盟心，它年有約，太息恩情渺渺，三年永繫舊精魂。

葬完方君瑛後，曾醒正準備離開廣州前往香港，陳璧君爲了挽回因她而造成的無法彌補的重大損失，苦苦哀求曾醒留下，曾醒無奈只好答應。等到曾仲鳴、方君璧夫妻回國，陳璧君對待他們有如親兄弟一般，曾醒就更放心了。

陳璧君爲了讓汪精衛回心轉意，除了對曾醒一家人親善外，還盡量找機會接近孫中山。一九二三年，孫中山回粵，第二年籌辦黃埔軍校，陳璧君乘機籌獻一筆巨款，補助建校之用。汪精衛

對陳璧君的怨恨，在孫中山對陳璧君的讚許和曾醒的勸導下，他們終於和好如初了。

合作統治局面形成

一九三二年一月，汪精衛與蔣介石在風景幽美的杭州烟霞洞會談，兩人捐棄前嫌，竟達到「相見甚歡」和「甚爲融洽」的程度。會後汪、蔣「聯袂入京」，曾任行政院長不滿一個月的孫科於一月二十四日被迫宣布辭職，二十八日，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，蔣介石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，形成汪、蔣合作的統治局面。

既然汪精衛作了行政院長，陳璧君當然是行政院長的夫人了，她對汪精衛的政事諸多干預，有人想見汪精衛，也得事先通過她這一關。汪精衛因怕麻煩，而順從她的意思，久而久之，也就成爲習慣了。

驚見紅粉化身來投

汪精衛雖作了行政院長，但仍時時思念方君瑛，所以常找曾醒聊天。有一天，汪精衛趁陳璧君去廬山，又來到曾醒家，她家有一位明艷照人

的客人，外貌酷似方君瑛，使他大吃一驚，天下哪有這樣相像的人！經介紹，才知道她叫施且，她的丈夫凌某是曾仲鳴的部下，交談之下，得知她不僅貌美，而且留過學，她的中國文學也很有根基。曾醒就因為她很像方君瑛，所以常常與她相聚。曾醒見到汪精衛很久沒有如此笑逐顏開過，知道是因為施且勾起了他對方君瑛的思念。因此，特地留汪精衛和施且一同吃飯。飯後，汪精衛慫恿相送，並約施且於星期日到他家午餐。

星期天施且來到汪府，她打扮得淡雅脫俗，汪精衛一見她來非常高興，連忙讓她到書房裏。他們從談詩開始，談到興奮處，汪精衛還背誦幾句古詩來活躍氣氛。施且要求拜汪為師，這不禁使汪精衛一愣，這該多麼像當年方君瑛所要求那樣，施且真是方君瑛的化身啊！

汪精衛一方面答應收她為徒弟，一方面表示對她的愛意，施且是情場過來人，什麼不明白，她一見到汪精衛的堂堂儀表再加上他的顯赫盛名，早已芳心暗許了。她原不知汪精衛對她印象如何，所以用拜師學詩，作為一種試探。既然汪對她示愛，她立刻接受，並緊坐在汪精衛的身邊親暱地說：「皇天不負苦心人，我能蒙你相愛，死而無憾。只要你願意，我什麼都依你。但我有丈夫，你有妻子，環境還不容許我們隨心所欲的愛情。」

自此以後，施且常來汪精衛的官邸陪伴他，直到陳璧君從廬山回來才疏遠。

陳璧君回來後，發現有個酷似方君瑛的女人施且接近汪精衛，於是與汪寸步不離，汪又不好

發作，只能生悶氣。沒有多久，一件重大事件發生了。

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，國民黨在南京丁家橋中央黨部大禮堂召開四屆六中全會，汪精衛主持開幕式，並作了演說。全體中委聚集在第一會議廳門前攝影，蔣介石因事未來，汪精衛與張繼、張學良、閻錫山等人站在第一排，攝影完畢，大家正回身上石階準備入會議廳開預備會時，忽然從記者羣中走出一身穿西裝的人，迅速從口袋裏掏出一把左輪手槍，向汪精衛射擊，第一槍中汪左額，汪應聲倒地，然後背部又中一彈，左臂也被槍彈擦傷。正在一片混亂之際，張繼立即奔到刺客背後將他攔腰抱住，但刺客還繼續射擊，正在這時，張學良趕到，抬腳向他踢去，汪的衛士乘勢放一槍，刺客應聲倒地，當場逮捕，送到醫院後，因傷勢過重而死亡。

原來刺客名叫孫鳳鳴，原係十九路軍排長，因不滿蔣汪對內鎮壓對外妥協的政策，在反蔣派的策動下，激於愛國義憤，冒充記者身分混入會場，主要目標是蔣介石，因蔣未參加拍照，便改以汪精衛為謀殺對象。

汪精衛經此大難，不得不辭去行政院院長職務出國醫治。醫生說他只能有十年壽命。第二年病愈回國，心情很壞，常對陳璧君怨言相加，陳璧君因考慮到他的病體，也不敢和他爭論。汪精衛非常想和施且接近，還特別提高了施且丈夫凌某人的地位，當作親信人員。

施且從此經常出入汪精衛官邸，對他曲意奉承。陳璧君在家時，她也落落大方地來往，盡量

看陳的顏色行事，陳因她是有夫之婦，她的丈夫又是汪的親信，也認為她有巴結自己的意思，尚未想到她與汪之間有什麼相愛的關係，所以對她尚好，一切相安無事，有時陳璧君不在時，她還請施且多照顧汪的生活呢。

艷電媚日叛逃降敵

抗戰爆發後不久，武漢、廣州相繼失守，汪精衛以為抗戰必亡，力主與日本謀和，而日軍對汪精衛的誘降活動，早在一九三八年初就開始了。但他的主張未被蔣介石所接受。在日本的策劃下，汪精衛下決心離開重慶，於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從雲南抵達河內。第二天日本政府即發表△近衛三原則▽，提出建立△東亞新秩序▽的口號。汪精衛乃於十二月二十八日發表他響應△近衛三原則▽的△艷電▽（「艷」字是二十九日電報的代號，故稱艷電，但時逢湊巧，這個「艷字」正好用來說明汪精衛向日本獻媚之意，豈非天意）。

重慶爲了對汪精衛叛國予以嚴厲制裁，嚴密便派陳恭樹軍統人員赴河內進行暗殺。他們偵察好汪精衛住宅的地形。一天晚上，陳恭樹等四人逾牆而入，劈開房門一擁而進，房內一片黑暗，借用手電筒的亮光，發現房裏有一男一女，男的因聽到聲音趴在床鋪底下，他們斷定男的就是汪精衛，便開槍射擊，連發幾槍，那男的再也動彈不得了，陳恭樹等人以爲目的已達到，便倉惶逃跑。實際上，這一男一女是曾仲鳴和方君瑛夫妻，汪精衛夫妻住在另外一間。曾仲鳴中彈累累，

送到醫院不久就死了。

一九四〇年底，汪精衛又以賣國的「中日關係基本條約」為基石，登上了偽「國民政府主席」的寶座，從此墮落成爲徹頭徹尾的大漢奸。

汪精衛充當萬人所指的漢奸後，日子很不好過，脾氣更加暴躁，他更需要異性柔情的安慰，他常常想起因抗戰而久別的施且，並派人四處打聽她的下落，結果知道她在香港，並已和丈夫凌某離婚了。

有一天，陳璧君剛去香港的第二天，施且突然出現在南京汪精衛的官邸，汪精衛大喜過望一把抱住她，但見她豐滿艷麗的姿容，更增加她的嫵媚，驚問她何故突然到此，施且告訴他，她已與丈夫離婚，現在香港與堂姑母帶髮修行，因爲她實在想念他，就來到南京，她要自由地去愛。

汪精衛激動地說：「我已經失去了方君瑛的愛，再也不能失掉你的愛了。」

她表明，她只想留在汪精衛身邊，做他一個情人，於是汪精衛在官邸中爲她安排一個祕書工作。

陳璧君在香港得知施且到南京與丈夫幽會，匆匆趕回南京。她接受過去方君瑛的教訓，不使用大吵大鬧的方式，而是想用說理的方法解決。

當陳璧君走到汪精衛面前提起此事時，汪精衛嚴肅地說：「施且過去是會醒的朋友，後來也成爲我的朋友，今天她是我個人祕書，也是我心愛的情人，你無法反對！」當汪精衛說出「心愛情人」時，陳璧君實在按捺不住，正想吵鬧時，

施且和顏悅色地插話說：「你是汪夫人，黨國重臣，你的地位無人能爭，我不能，誰也不能。他愛我，是因爲我長得像方君瑛，我所以來到這裏，就是讓他心理上得到安慰，讓他好好振作起來，以應付當前他所處的艱難環境。我甘願遷就他，作他心目中的一個情人，都是爲了這些。報紙登過醫生的話，說他的生命只有五年，以他受傷的身體來說，肉慾談不到，財物我也不想，我只是出於仰慕他的心情，來愛惜他、照顧他，希望延長他的生命，這對他，對我們都有好處。我是一個僕人，福禍利害，只在你一念之間，只要你決定我走，我馬上就可以離開這裏。」

施且這一席話，說得陳璧君沉吟不語，她思前想後，覺得施且的話有理，非但沒吵鬧，反而默認了她在汪家的身分，而施且平素對汪精衛也保持正常的工作態度。這就更使陳璧君放心了。

後來陳璧君的弟弟陳耀祖作了汪偽政權的廣東省長，陳璧君自己以政治指導員的名義到了廣州，做了陳耀祖的頂頭上司。施且留在汪精衛身邊，成爲他名副其實的情人。

東省長，陳璧君自己以政治指導員的名義到了廣州，做了陳耀祖的頂頭上司。施且留在汪精衛身邊，成爲他名副其實的情人。

赴日治病終告不起

一九四四年一月，汪精衛剛上台三年，他的舊傷復發了，還伴有壓迫性脊髓炎，爲了安全起見非去日本醫治不可。

汪精衛知道他的生命已到盡頭，赴日醫治，只是盡人事而已，去日本只能由陳璧君及其子女陪同，但他又捨不得離開施且，施且安慰他說，她留下來爲他祈禱康復，也一樣有用。

汪精衛對施且作類似決別的交代：「如果我能幸運康復生還，自然和你重聚，否則，等我棺木運回，你可立刻離京，去隱名埋姓生活吧。我將送你一些財產，供你日後生活。」

汪精衛在陳璧君及子女汪文樞、汪文彬、汪文悌和周隆庠等幾十人的陪同下，乘專機飛往日本治病，施且穿著汪精衛生平最喜歡的紅色華服到機場送行。含著一行熱淚，目送汪精衛專機飛去。

汪精衛到日本後，在名古屋帝國大學的附屬醫院裏，出現一名叫梅號的神祕病人，醫院內外日本軍警密布，戒備森嚴，如臨大敵，出入梅號病房的男女都要佩戴有梅的徽章。這個梅號病人，就是汪精衛。院方召集權威醫生多人，確定其病症爲多發性骨髓腫，其病源出於一九三五年遇刺後仍留在體內的子彈。醫治半年毫無進展，且病情日益惡化，十一月九日，美機空襲名古屋，醫院匆忙將汪送入防空洞，那時日本天氣寒冷，防空洞又無暖氣設備，寒氣徹骨，汪以久病垂危之軀，受到寒氣侵襲，病情急劇惡化，陷入昏迷，翌日下午，口中不斷呼出方君瑛和施且的名字，氣絕身死。

翌日下午，口中不斷呼出方君瑛和施且的名字，氣絕身死。

化身知己青燈爲伴

當汪精衛的棺木運回南京，專機降落在明故宮機場時，施且身穿白色衣裳，隨著衆人迎接。等返回汪的靈堂時，見到陳璧君怒容滿面，她不敢與家屬同祭，只有低頭流淚，等到衆人祭完，她才悄悄到靈前上香致祭。

施且回到汪的官邸，向陳璧君做了交代，把她經營的賬冊鑰匙等物交出，然後向陳璧君告別。陳璧君問她想到哪裏去，她說先到普陀山。陳璧君也不留她，中午餞別後，她臨行前想要一些汪精衛的遺物，如西裝、帽子之類，做個紀念，陳璧君同意了。

會醒送她到門外，她無限淒楚地說：「在你的心目中，我是君瑛的化身，現在我這個化身，也不得不離開你了，從今以後，世事艱難，望你多加保重！」

當汪精衛赴日治病時，施且早為退路作了安排，她帶著汪給她的財物，投靠香港的姑母，一

同進修佛法去了。

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投降，陳璧君等以漢奸罪被捕，判無期徒刑，死在上海獄中。汪精衛葬在梅花山的墳墓被政府指令工兵炸毀，他的屍體運往清涼山火葬場火化，變為一縷黑烟，他青少年時贏得的赫赫盛名，到後來由他自己毀了……

聖文叢書 月是故鄉明 全一冊

袁 守 成 著
定價新台幣一六〇元

四川袁守成先生早歲畢業國立政治大學，歷任縣長、省合管處長、臺灣農會人員講習所教育長、赴菲農耕隊訓練班主任，著作等身，閱歷宏豐，本書為袁先生精心傑作，憶述童年往事、求學歷程、從政經驗等；要目有：耕讀瑣記。故鄉風物話射洪。教書生涯。金陵問學記。農政憶往。抗戰初期烽火行。川南風雲。做縣長經驗談。主持四川合作事業。國民大會之回憶。司農往事話桑麻。附錄：追思孫震上將。善良的女強人王純碧等，二十五開本，二百四十餘頁。

定價新台幣一百六十元，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——二號聖文書局帳戶。

大專最新應用文

邵 健 行 著 二十四開本 穿線平裝
定價壹百玖拾元 郵撥 0739333-2 號 聖文書局

本書為邵健行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：應用文的涵義、特質、種類、書信種類、結構、術語及書信的信箋和信封的寫法。書信舉例。便條。名片。柬帖。公文。電報。會議文書。規章。契約。慶弔文。對聯。題辭。啟事。廣告……等及待人治事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的應用文範例王成聖教授作序。定價壹幣壹佰玖拾元。適合大專教材及一般閱讀之用。中外雜誌長期訂戶八折優待祇收壹佰伍拾貳元。